

年轻藏家
新视野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实习生 黎裕娴

壹 | 赏炉
器以载道，感受铜炉隽永之美

随着香道文化的回归，铜炉收藏热度不降，年份、材质、款式、皮毛俱佳的精品铜炉是藏家与文人的文房爱物，当代的苏作铜炉也备受追捧。民国时已失传的传统失蜡法铜炉铸造技艺，在上世紀70年代经陈巧生恢复以来，在工艺、形制等方面都有发展，当代作品气韵生动、流光溢彩。

陈冠丞认为，铜炉作为中式美学空间陈设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体现了典型的中庸、协调、融合之美，又有着丰富的造型和颜色，可与各种装饰风格相融，为现代生活增添文化之美。

羊城晚报记者：您认为苏作铜炉最吸引人的传统之美是什么？

陈冠丞：苏作铜炉扬名已久。自宣德炉创立起，来自苏州的手工艺人就是古代制炉的主力，苏州手工艺人以精湛的技艺，在中国铜炉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直到今天，苏州都是传统铜炉的制作基地，并以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质量驰名全国。

苏作铜炉之美，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感受：

文化之美。铜炉文化源自商周时期，作为一种祭祀礼器，铜炉在古代一直是重要的礼器，是中国祭祀文化和祭祀礼仪的有形体现。

形制造型之美。两千多年来，铜炉历经各个历史时期，形制多变，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器型，无论是汉代的博山炉，还是明代的宣德炉、清代的印香薰，千百年来士大夫阶层与民间手工艺人通力合作，在器型和工艺上不断创新，丰富了铜炉的种类和造型艺术，成为中国金属器中的文物经典。

工艺之美。传统铜炉采用失

蜡法铸造，经历近十道工艺环节，比陶瓷制作更为复杂，雕刻腊模、炼铜、浇筑、打磨、作色等环节都是民间工匠千百年的经验积累。

气韵意境之美。铜炉既是礼器，也是实用器，更是艺术品，铜炉中燃起袅袅沉香，营造出梦幻的意境，给人带来愉悦的身心感受。

传统铜炉的美感来自上述四个方面，是复合之美，历史积淀深厚，在民间也有着深厚的应用土壤。

羊城晚报记者：苏作铜炉如何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陈冠丞：虽然在建国后，铜炉文化曾经中断了几十年，但从历史来看，近两千年，铜炉都是士大夫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器具，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进，铜炉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礼仪文化、宗教文化、香道茶道文化收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铜炉成为这些文化的有形载体和物质化呈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反而会助推铜炉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具体而言，即便在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环境下，衣食住行依然是人类不变的需求，铜炉与“住”是密切相关的，是营造空间氛围的重要器具。

在鉴赏铜炉时，越来越多的藏家开始从中式美学空间陈列这个角度来欣赏铜炉，在注重铜炉器物本身的同时，跳出器物层面，从空间这个更加立体和宏观的高度来感受器物的气韵之美，感受器物与环境的融合之美。而铜炉成功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鸿沟，古今文化的审美鸿沟，在日益盛行的中式美学空间陈设中占据了C位。

工艺之美。传统铜炉采用失

蜡法铸造，力争形成国内最具系统性、最丰富的明清铜炉大观集成。在文化推广方面，我们也会与时俱进，采用更丰富的形式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让大众了解铜炉和其背后的文化精神。

羊城晚报记者：目前苏式铜炉的收藏群体有什么特征？年轻人对这种“文房首器”的喜爱程度如何？

陈冠丞：苏作铜炉凭借精湛的做工和丰富的造型已获得广泛关注，是文玩市场上的主力之一，受到各个地域、各个阶层和各年龄段藏家的喜爱。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热爱历史，喜欢手工艺术品，注重生活体验，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年

轻人群通常通过香道和茶道文化接触铜炉，进而了解铜炉文化，最终成为巧生炉爱好者。

目前铜炉市场上，既有价值百万元的收藏级作品，也有百元左右的日常用炉，各个阶层的爱好者都有能力获得自己喜爱的铜炉。

羊城晚报记者：除了苏式铜炉，您还喜欢收藏什么？您的收藏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美学观念？

陈冠丞：作为制炉艺人，我的收藏主要围绕明清铜炉和佛像两个体系，作为苏州人，我对其他苏州传统手工艺也有兴趣，偶尔会收藏一些当代精品。

美学大师李泽厚的核心观点是“以美启真”，我很赞同，并坚持用“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来



一炉香事

万般风雅



嘉宾简介

陈冠丞

1994年生于苏州，苏州陈氏铜炉及巧生炉制作技艺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失蜡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巧生炉博物馆馆长，苏州博物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宋《梦梁录》云：“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若累家。”自古文房之中，无石不雅，无炉不古。每当明月临窗，清风入怀，点上一炉檀香，香雾吐纳，自可超然物外，乘物游心。香炉作为焚香之器，是历代宗教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供具，也是文人雅士的文房爱物。明代文学家文震亨曾将宣德炉推为文房之首，宣德炉也成为明清时期一个高雅而令人惊艳的文化符号。

吴越古地，山水育人，钟灵毓秀。苏州自古能工巧匠辈出，历史上就有“百工之城”的美誉。苏州人在中国铜炉文化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直到今天，苏州都是传统铜炉的制作基地。

陈氏铜器制作技艺第三代传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

失蜡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巧生出生于铜炉世家，祖上自清代起从事铜器和铜炉制作。陈巧生所制的“巧生炉”，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闻名于中国铜炉收藏界。

陈巧生之子陈冠丞，19岁从父亲手里接过铜炉事业，成为苏州陈氏铜炉及巧生炉制作技艺传承人。201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铜炉文化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苏州巧生炉博物馆，2300多平方米的展馆向观众免费开放，展示传统铜炉铸造技艺。近40年来陈巧生家族收藏的明清铜炉和数百件经典巧生炉作品。被称为“国内最年轻的90后私人博物馆长”的这位年轻人，希望更多人认识铜炉制作这项传统手工艺，认识苏作铜炉的传世之美。

贰 | 藏炉
以美启真，让铜炉文化走近大众

和佛像收藏，力争形成国内最具系统性、最丰富的明清铜炉大观集成。在文化推广方面，我们也会与时俱进，采用更丰富的形式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让大众了解铜炉和其背后的文化精神。

羊城晚报记者：目前苏式铜炉的收藏群体有什么特征？年轻人对这种“文房首器”的喜爱程度如何？

陈冠丞：苏作铜炉凭借精湛的做工和丰富的造型已获得广泛关注，是文玩市场上的主力之一，受到各个地域、各个阶层和各年龄段藏家的喜爱。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热爱历史，喜欢手工艺术品，注重生活体验，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年

轻人群通常通过香道和茶道文化接触铜炉，进而了解铜炉文化，最终成为巧生炉爱好者。

目前铜炉市场上，既有价值百万元的收藏级作品，也有百元左右的日常用炉，各个阶层的爱好者都有能力获得自己喜爱的铜炉。

羊城晚报记者：除了苏式铜炉，您还喜欢收藏什么？您的收藏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美学观念？

陈冠丞：作为制炉艺人，我的收藏主要围绕明清铜炉和佛像两个体系，作为苏州人，我对其他苏州传统手工艺也有兴趣，偶尔会收藏一些当代精品。

美学大师李泽厚的核心观点是“以美启真”，我很赞同，并坚持用“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来



巧生炉博物馆藏品释云系列

陈冠丞

指引我的收藏之路。从博山炉到宣德炉，再到巧生炉，这其中具有历史的必然，也充满了偶然，铜炉历史的发展在客观上恰恰印证了“以美启真”的美学理念。

叁 | 制炉
以古为师，用铜炉记录时代

陈冠丞的父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铜炉制作的手工艺人，他从幼年起就在自家炉坊中从事铜炉制作，耳濡目染、学习每一道制作工艺，更见证了参与了这个传统行业的复兴。

在国内，许多非遗项目和传统手工艺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况，陈冠丞却认为：“铜炉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和强大的生命力。”成年后，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继续维护和发展这份已融汇了四代人心血和智慧的事业，继承与发扬这项父辈留下的技艺。

相比与老一辈的手工艺人，这位“90后”收藏家兼非遗技艺传承人，直言其优势是“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发展铜炉技艺”。他的铜炉作品“松树架挂熏炉”，在2016年获得“中国工艺百花奖”金奖，“狮耳侈口方薰炉”入选2018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并入藏苏州博物馆。

羊城晚报记者：对于您来说，铜炉制作最大的乐趣和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陈冠丞：铜炉制作的最大乐趣是可以时刻体验和感受铜炉之美。能亲手制作出具有丰富美感的器物，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最大的难度在于，中国人从事铜炉创作和制作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如何在古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并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记录时代特征的铜炉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十几年来，我在铜炉制作工艺、形制创新等方面有所尝试和突破：丰富了铜炉作色工艺，开发出大红袍色这个古代鲜有的皮色工艺；丰富了铜炉装饰工艺，将錾刻、深浅浮雕、点金嵌金、掐丝珐琅等工艺应用在炉身装饰；丰富了铜炉形制，古代宣德炉大多为无盖铜炉，我设计并制作了各式炉盖，令这些传统造型的铜炉可以变为熏炉，令应用环境更丰富；还结合地域文化和时代特征，创作出“和谐”等主题熏炉，践行了“以创新做出当下时代的作品”的创作理念。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一位90后，您认为铜炉制作这个老行当应如何实现创新？



延伸阅读

博山炉：双烟一气凌紫霞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熏炉等，是中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博山炉的得名源于外形。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矮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于炉中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造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两汉时期，博山炉已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的生活之中。

1968年在河北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已达到高峰。

宣德炉：宝色内涵 珠光外现

宣德炉，是由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参与设计监造的铜香炉，简称“宣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风磨铜铸成的铜器，冶炼极为精纯，最高等级经过十二次提炼。宣德炉最妙在色，其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史料记载有四十多种色泽，为世人钟爱。

至于中国人使用这类西洋风格独腿圆桌的图像资料，则可参考清代各种描绘中国风俗的外销画。但在18世纪的纸本水粉画中，无论园林、市井还是家居场景，也还不多见圆桌身影。直到在19世纪的通草画上，圆桌才大量出现在描绘中国人生活的场景当中，制作形式也日趋多样，从西式的一腿三足，或独腿加圆桌，还有镶嵌大理石四足加圆脚圆桌等等，表明圆桌在当时已蔚然成风，至少在广州地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家具。

圆形桌具除了作为香几，还可作为书案（广州博物馆：《广府旧事》，第70页），或是大型的饭桌。伊凡·威廉斯著、程美宝译编的《广州制作：欧美藏十九世纪中国同藏画》，收录了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一张通草画，画中五男五女围着圆桌宴饮，每人各一副筷子勺子酒杯，正中摆放着八道菜肴，两名仆人左右侍候。这和我们今日的多人圆桌饭局，已无多大差别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雍乾年间
圆桌趣谈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在流行共餐的中国，我们使用圆桌燕聚，是理所当然、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大家是否想过，我们使用圆桌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

随随便翻阅一下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里头介绍的各种明代以来的木作家具款式，桌案一类是没有圆形的，只有绣墩、花几、杌子，才会见到浑圆的形制。或者检索明代的绘画和戏剧小说的绣像，也几乎不见圆形桌案的踪影。个中原因，有待考证，而至于圆桌是从何时出现，又何时开始流行天下，从清代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不难发现一些线索。翻查文献，我们几乎不能在清代以前的书籍中找到圆形桌具的记录，而自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圆桌开始被一些著名的小说刻意提及。如《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两度提到贾府人围着“大圆桌”赏菊吃螃蟹。又如《蜃楼志》第二回有一句写到：“正说间，温商回家，特地进来看万魁，慰问一番，分付备酒压惊，摆上一张紫檀圆桌，宾

主师弟依次坐下。”这句话中，作者特地点出温盐商在家招呼客人所用的是圆桌，似乎都在暗示圆桌是豪富之家才会使用的。

翻阅雍乾年间一些著名的集子，圆桌也不时被提及。暂就所见，著名戏曲作家黄图珌，专讲文玩饮食的《看山阁闲笔》，书中卷十图文并茂地介绍一系列自觉脱俗的家具，其中包括一张圆桌。扬州八怪之一的吴聘、经学家钱大昕，他们都有吟咏圆桌的诗作传世。与和尚关系密切的吴省钦，也曾提到自己曾收受一位官员馈赠的圆桌。

这些士大夫的诗作，无不讲述自己使用圆桌的体验。由此可知圆形桌子在雍乾年间，是颇为奇特的新事物。如钱大昕圆桌诗开头写道：“曾记瑶台聚八仙，横棱新样阿谁传。”这两句诗在说，过去人们饮宴聚会，都用八仙桌，即方桌，而眼前这种没有棱角的圆桌，样式新颖，到底是谁创制的呢？学问渊博如钱大昕，竟然也不得其详。

当时出现的新款饭桌具体是什